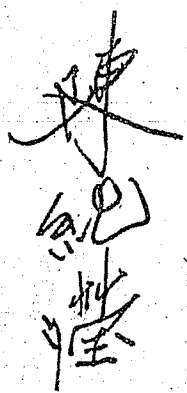


# 記高蘭

(一)

## ——三十年代作家記之一



### 一、從人性變化中談起

我於民國二十年「九一八」後與天津大公報發生關係，在哈爾濱開始寫秘密通信。又因為自十六年起在哈埠從事文藝工作，薄有浮名。而二十二年又為大公報作了一次偽滿秘密採訪後，留館編「小公園」及「本市副刊」半年。由於工作積累，結交了許多東北作家及平津報人。抗戰興起，由在武漢創辦大光報，又回到大公報。這一段時期，算得上年富力強，鼎盛春秋。回想起來，那段日子，雖充滿了青年的感情與衝動，但自忖尚無幼稚的行動與思想。蓋像我這一代自幼兒飽經憂患，煎熬過多，而自孩提時代所受教育，大多是老成持重，深謀遠慮，不許飛揚浮躁與輕舉妄動的種種處世哲學。所以養成超年齡的成熟與過度的謹慎。何況職業背景與生活習慣，還有特別關係，所以那個時代不但律己須「少年老成」，看別人，也以「飛揚浮躁」為戒。無論什麼人，須有一種「味道」。這種「味道」非「嗅覺」之「味」乃「氣味」之「味」。如以今日術語形容，則是一個人須有「高尚品質」兼「生活趣味」。至今，我最怕兩種人：一種人，情感似火，一見面便把你烤得焦焦得，使人不可嚮邇；另一

種人，則冷酷無情，嚴若冰霜，臉上永遠無絲毫笑容，好像欠他多少錢似的。說他理智不見得，說他「冷酷無情」則實在是至少在表達方面是如此。這些情形，都是所謂「過猶不及」。您若仔細觀察，近十數年來，因工業升高，經濟發達，人性也在逐漸變化中，大多數人缺乏「耐性」，也缺乏「理性」；不是「飛揚浮躁」，便是「冷情漠漠」，如果偶然碰上一位「滿面春風」，「如承甘露」「如膏化雨」的，算是您有運氣了，可能會使你整日舒暢，會使你永難忘懷。工業社會之弊，不祇是道德低落，連人類表情也有極度改變。如不信，請默默中仔細查看。

### 二、初晤高蘭

我對於高蘭初次見面的印象，他是個「品質高尚」並有「生活趣味」的人。約在二十六年底，日寇已進佔南京，分三路包圍大武漢。中間一路，已向安慶窺伺。那個期間，武漢三鎮晝夜遭受日本飛機的侵襲，人心惶惶不安。有一天，忘記什麼人帶領一個陌生人到漢景街郵局來看我。他中常身材，臉胖嘟嘟的，滿臉笑容，氣度沉著而大方。我忙請他們到我樓上局長會客室落坐。我請教他的姓名與籍貫。他說：「學名郭德

浩，黑龍江瑗瑗縣人，目前在河南鷄公山東北中學教書，乘寒假前來武漢看看朋友。」我問他住在那兒？是否躲過「警報」？他說，住武昌一個朋友家裏，昨晚已躲過一次「警報」了。我說：「好，咱們先把躲警報的地方安排好，然後再慢慢談。」我又說：「這個附近一個地方叫六合路有英商合記蛋廠，可以躲避，您放心好了！」因為武漢已被炸半年，雖無特大損傷，但已使人人如驚弓之鳥，時刻在留心聽聲音；行路找人必須先有心理準備，一旦拉了警報，到哪裏去躲？是第一要務。「合記蛋廠」是一座鋼骨水泥的大廠棚，當時算是一座堅固建築物。以今天來說，實在不夠標準。因為容積大，所以自華清街、漢景街一帶和那些橫街，如一元、二耀、三陽、四維、五福、六合等街的居民都拿它做為避難所。你若招待客人，也必須準備帶客人隨時找避難的地方，幸尚無入防空場地證件之事。（到了重慶入防空洞便要有證件了。）我這一說明，也是使客人放心大膽談下去的意思。

我那時已因好友關吉堯兄的關係，認識了一位瑗瑗縣名叫陳振山的，他在政府機關做事。陳與關家有親戚關係。又因陳的關係，認識了瑗瑗縣名叫郭德文，郭德中昆仲等人。我問他，認識

不認識他們？他答，德文，德中與他是親堂兄弟。陳振山與郭家是老親。因此攀根串蔓，把關係拉近。

我又提到哈爾濱中東鐵路局監事長郭福綿是他什麼人？他說是他伯父。我說，關係越扯越多。你令伯與家叔陳際青交情最厚，我雖然沒拜見過令伯，但家叔常常提起他，所以我知道他老的名字。套關係，本係社交場合中一種最易溝通情感方法之一。但是此時，我所以深問他的家世，却另有原因在。因我並非東北人，但因家父家叔等自清末就到了東三省，遊遍了吉黑兩省而後在哈爾濱定居，一生事業在那裏，一生心血也在那裏，不知不覺也影響了我們作晚輩的觀感。大體說來，因張氏父子關係，遼寧人作官從政的較多，吉林人從事文化，教育的較多，黑龍江人因兩省人民把機會佔去了，則多半須向外發展；而且黑龍江人又大部份是冀魯移民，其個性則與華北人民比較相似。這是一般人看不出來的，也察覺不出來的；我們久居東北，默默中可分辨其中微妙不同。

再因我在滿洲里郵局服務過一年，不知不覺便對黑龍江人付於更多同情。何況吉林永吉縣及黑龍江的龍江縣（均是兩省首府）的縣長，自清末以來，直到民國十幾年，一直由我村（齊村）的兩位張姓舉人張鳳禪（桐崗）及張亦三（這是號，忘其名。）担任，一種潛意識的作祟，使我與兩省人民有較多接近。

除了套關係以外，他還自我介紹，在當大學生（他是燕大中國文學系一九三五年畢業生與當

時任職中宣部的魏景蒙、沈劍虹都是先後同學。時代，曾投過稿，今後還想在這方面求發展，希望有了稿子多指教等語。我也漫然應之，因為我還沒看見過他的作品，即在北方時，也不知作家羣中，有郭德浩其人。

說着，警報器果然響了。因有心理準備，我收拾了收拾，便帶着家中老小和他們去到合記蛋廠躲避。到了那裏檢個座位坐下，繼續談天。談到當年在黑龍江省垣上中學，以及對哈爾濱的印象等等。也談到于斌、于毅夫、于炳然等等。談到他的堂兄郭德權（目前是立法委員，那時已是陸海空三軍專才，後來任我駐美武官長及駐蘇俄武官長。作者於三十一年在渝市相晤時，郭氏正由華盛頓回國轉往莫斯科途中。）他也有得意之色，說道：「老郭家，除了伯父外，以後要看我們這位大哥了。」

郭德文、郭德中都在哈爾濱入的中學，所以都會俄文。德文，並曾赴德國留學，習工程，所以一直在我軍事單位供職。德中任俄文翻譯官多年。祇有德浩沒學過俄文。瓊瑋縣與江東六十四屯毗連，和俄國接壤，是舊日俄國侵略中國重要城市之一，也可以說第一對象。與俄國村落隔江相望，所以這個地方的人民深知俄情，廣習俄語，也最恨俄國。如果這個地方的人民到海蘭泡去，比到龍江縣還近。但他們寧肯到千里以外去負笈不去俄國；可知民族關係之重要。

警報解除後，我帶他們去附近東記粵菜館吃了一頓便飯，就結束了我們的初晤。

### 三、以「八百壯士」為首作

二十七年春天，因東北中學要從鷄公山遷移四川自流井威遠縣靜寧寺。他趁學校搬家，到武漢小住。當時，因滬戰八百壯士的事蹟仍沖擊着國人的心頭，雲南籍的桂濤聲與湖北籍的夏之秋合譜「八百壯士歌」，鏗鏘的歌詞與雄壯的曲譜震撼着國人的心弦，激起音樂界的巨浪，到處可聞「八百壯士」的歌聲。郭德浩以「高蘭」筆名（他是效巴金以巴枯寧·克魯泡積金的命名，而自己以高爾基與羅曼羅蘭為名。）也寫了一篇「向八百壯士致敬禮」，也立刻引起許多人在公共場合朗誦，其詞曰：

八百壯士！

你們是正義，

你們是真理，

你們是祖國的靈魂！

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八百壯士！

全民族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男女，

向你們致最敬禮；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奴隸，

向你們致最敬禮！

八百壯士！

我艱忍着我要流的淚，

我緊握着我擅抖的筆，

我有說不盡的千言萬語，

我却寫不出來一字一句；

一分我一秒地屏息着氣，

我忍受時間對我的襲擊。  
八百壯士！

我看着，看着，在我的眼底  
我看見閘北的危樓聳入雲際，  
雲際裏飄揚着我們的國旗！

國旗，國旗！

那是你們八百個壯士，

用血，用肉，用人間的正義，  
在最高的舉起。

八百壯士！

我想着，想着，在我的記憶裏，

我想起我讀過的若干史記，

我沒有看到一部史詩在廿世紀，

這樣泣鬼神！

這樣的驚天動地！

這樣的以八百個壯士的熱血，

築成了民族的銅牆鐵壁！

八百壯士！

我知道，我深切的知道，

我們一定取得最後的勝利！

可是未來的勝利，

却是你們今天給奠下了根基！

一寸血肉，一寸山河，

你們是怎樣的在收復失地！

八百壯士！

我也看見過

多少慷慨殉節的志士，  
我却沒有聽說道，  
八百壯士的從容就義！

你們為誰？

你們為誰呢？

四萬萬五千萬人哪！

拿什麼來報答你？

八百壯士！

你們是正義！

你們是真理！

你們是祖國的靈魂，

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八百壯士！

全民族一切不願作亡國奴的男女，

向你們致最敬禮！

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奴隸

向你們致最敬禮！

×××

×××

這首詩發表後立刻贏得了廣大讀者的讚賞。

自此後，許多場合有人朗誦這首詩，高蘭的大名

，也不踵而走。

#### 四、提倡朗誦詩的經過

在高蘭沒有發表「八百壯士」以前，我所編  
「戰線」內，已經發表過的詩，有光未然所作「  
難民曲」、李岳南的「在太行山上」及蔣錫全、  
甘運衡、艾青、田間、鄒綠芷、力揚和莊湧等人

的詩。其中以光未然和李岳南的詩合乎「朗誦詩  
」的條件，所以我擅自增加「朗誦詩」三個字的  
副題，以資誌別。其餘都不加任何字樣。高蘭這  
首詩，我也照加朗誦詩字樣，以後他根據這種風  
格（體裁）從事創作，蔚為他在朗誦詩領域內的  
獨特成就。

朗誦詩之名，在抗戰前就有，並非我首創，  
但朗誦詩興旺起來，却不能不說由我倡導始。

說起來，也有一段曲折過程。大公報在天津  
、上海原有兩個副刊，一個叫「小公園」，一個  
叫「文藝」。前者天天見報是日刊，後者是「週  
刊」。這兩個刊物，我在天津時代都編過。等大  
公報於二十六年「九一八」發刊，在試版的前兩  
天，我向張季鸞先生請示編副刊的大計，他想了  
想便說：「時代變了，一切在戰時，我們的副刊  
也應該隨着時代變，再不能刊載一些風花雪月與  
時代無關的東西，每篇文章必須是戰鬥性的，合  
乎時代意識。」（大意如此）。我問：「我們副  
刊名字，還叫『小公園』嗎？」他答：「自然不  
是！」他立在我辦公桌邊，順手拿起我所用毛筆  
來，就在紙上寫下「戰線」二字。季鸞先生寫這  
兩個字的神情與那兩個字的帖式，四十餘年後，  
我還清楚地記得，嚴肅極了！也興奮極了！

我深深為他的提示與表情所感動，於是作為  
我取稿的指針。無論什麼人所寫，無論你的文章  
屬於什麼流派，我都不管；只要是合乎抗戰需要  
的，一律採用，否則一律割愛。也因此除了詩方  
面有以上作家外，還有馮玉祥的「丘八詩」，取  
其通俗淺顯，適合官兵閱讀。

再有一項經驗，也是我倡導朗誦詩的原因。抗戰爆發，武漢組織了一個「文化工作宣傳團」，分成若干隊到鄉下去宣傳。有一次，我跟隨大隊到了徐家棚（粵漢路的起站），隊員們唱歌，其中有一首，歌詞是：「來呀！同胞們，抗戰開始了，快揹起我們的鋤頭，拿起我們的刀槍，向敵人砍起……」等等，既哀婉動聽，又通俗有力，使許多圍觀的老百姓、工人與學生，均為之動容而掉淚。但輪到朗誦詩歌時，因為那首作品不但有生硬冷僻的字句，又無韻腳，聽眾毫無反應，與唱的歌所得的效果，相去千里。我那時立刻感到抗戰文學與抗戰藝術首先必須是明朗的，一聽便懂，一看便知，才能達成文藝的功能。後來又在多種機會，屢試不爽，遂堅定我提倡朗誦詩的信念。我覺得，朗誦詩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條件：

一、必須有歌頌的對象

這與一般描寫無異，須言之有物。但朗誦詩感情重於描寫，如過於平鋪直敘，則味同嚼臘，索然無味。所以選擇詩的素材最為重要。換言之，不是任何素材都適合寫成朗誦詩。當然我也不是說朗誦詩一律是爆炸式的素材，恬淡的也可寫成優美的朗誦詩。

二、有韻脚比無韻脚好

中國字因有平仄關係，自然地形成韻脚，作文是如此，作詩也是如此。然而無形的韻脚是平仄的劃分，有聲的韻脚却是合聲押韻。我這裏所指乃有聲的韻脚。有聲才能鏗鏘，才能動聽，但

貴自然，稍一不慎，便流入庸俗。

三、必須有豐富的感情

朗誦詩主要目的，是藉文字與聲音通過人的器官，使聽者有所感受；有感受才發生力量。

四、必須有淺明的語言

朗誦詩是將文字變為語言；不只光可以讀，還可以誦。使一誦出來，便可以懂。再不需要翻譯、思維。它是一種直接感染器官的語言。

五、是高尚語言與充沛感情的結合

一般人誤認朗誦詩只是更通俗的白話詩，只要讓人聽得懂就得了，其實錯了。詩是最美麗的語言，詩也是最精鍊的語言。詩是最含蓄的感情，詩也是最明朗的感情。好的朗誦詩必須是高尚的語言，它若與充沛的感情融合在一起，那將是一首時代需要的作品。

可能還有其他條件，茲文贅論。

五、詩的流派

我把我的意見，說給高蘭聽，他很贊成。因他在大學學的是中國學院派那套學問，他選說新文學創作，再加他在中學教國文已有的經驗，深感中國詩創作，非改弦易轍不可；否則還不如從事中國舊詩（台灣稱之為傳統詩）之創作。

那時田間是摹倣蘇俄瑪珂夫斯基詩創作的第一人。以詞彙加強語氣，以詞彙單獨佔一行，或抬升一行，表現其力量。本來「我很不喜歡這種詩。但我素來主張一個編者，應有主見，却不該有偏見。你不能把所有作者的文章，都定型於你的風格與喜愛。所謂主見，是大的方面有方針

有見地，須有抗日的立場；所謂無偏見，即文學藝術的流派，你儘管不喜歡，但不能抹煞；因此我雖然倡導朗誦詩，但如田間那樣的詩，我也容納。還有臧克家的詩，那時他名重一時，早已成為全國詩壇的祭酒。他的詩完全脫胎於西洋詩，甚至於十四行詩。讀起來，相當晦澀，却並不十分含蓄。倒是臧雲遠與方殷的詩接近朗誦體，所以有時候他們自己也標明朗誦詩。

臧方兩人有一時期與我相當接近，一方面他們瞭解我的個性，再加大家都是北方人。（雲遠是山東即墨，方殷河北河間）我勸他們倆除寫詩外，再從事一些詩的活動。二十八年第一屆全國詩人節，就是由我的策劃，他倆聯絡成功的。又雲遠那時服務「文化工作委員會」（郭沫若是主任委員）整天沒事幹，我勸他寫「詩劇」，所以三十一年在重慶柴家巷國泰大戲院，演出中國大歌劇「秋子」（以日本女人當營妓，巧遇丈夫，羞愧自殺的故事。）就是臧雲遠的劇詞。（譜曲好像是賀綠汀，演員是張權（女）莫桂新（男）音樂領導是吳伯超。）這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歌劇的演出。月前中國廣播公司所演出之「白蛇傳」確是來台三十年的第一次演出，並非中國音樂史上的第一次演出。所以這兩項歷史，記得的人已不多，我幸有機會參與其事，藉此記載，以正視聽，並誌其史事。

艾青也在我所編刊物內發表過新詩。

可惜，那時候報紙僅有一張半，且到了重慶改成土紙，真是物資艱難，困苦之至。然而報紙副刊的包容却是多方面的。（未完待續）